

【窗下思潮】

一室书香，平生所寄

□许振宁

有一间独立的书房是每一位读书人和喜爱读书的人的梦想。你看，不大的房间，装修上一两面书橱，最好是从地到顶的，不求华丽，只求实用。一隅中安装电脑，最好连接打印机，随时上网查阅资料或敲打文字，打印出属于自己的文章，很是惬意；有一大写字台写作，当然，与书法绘画等文墨相关，也有其乐趣。这是“凿井而饮，耕田而食”的自己一方“原始”陶陶乐土，谁不悠然而乐？夜阑人静，旋亮台灯，暖黄色的灯光，缓缓拉上窗帘，端坐案前，避开喧嚣，信手翻开一册心悦的书籍，用文字滋养、沉淀自己，任缕缕墨香沁入心脾，有“躲进小楼成一统”的感觉，那是一种怎样的与智者神交才有的美妙惬意的感受啊！

我开始做教师工作时，居室逼仄，只能摆放一个简易书架，从不敢奢望有书房，遑论敞亮、“现代化”的书房。可是多年在心里一直惦记着一间书房，哪怕小些也是好的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到市教育学院参加市骨干教师培训班，授课教师名单中有我仰慕已久的著名学者徐北文先生，不知何故徐先生竟没能授课，遗憾之余就想去拜望这位尊者。徐先生就居住在学院南邻的教师楼二层，书房命名为“海岱居”。蹑手蹑脚上楼，轻轻地敲房门，正是徐先生开门。自我介绍，说明来意，并对没有事先预约打扰表示歉意。徐先生和我握手，呵呵一笑，“我不是很忙，还是喜欢和青年朋友交流。”一句话打消了我的顾虑，其时我已不在“青年”之列了。坐在客厅的沙发上，环顾四周，最明显的就是两面墙是到顶的红黑色大书橱，整齐地码着书籍，茶几等物品上也有散落的书籍资料，有的还打开着，放着笔。显然先生在读书工作，我再次对冒昧打扰先生的工作表示歉意。

我站起身，扫视这些书橱，从没有见到过有如此多书的书房。在一个书橱上赫然贴有一字条“书恕不外借，请免开尊口”（听说直到晚年，徐先生才在妻子儿女的劝说下，把条子取下）。先生作为学者，显然是很珍视书籍的，嗜书如命也不为过。有些书借出去就要不回来，或是损坏很厉害，读书人是很心疼的。我到一些学者家里也看到过这种小纸条。听说臧克家先生就是这样做的。记得还有人钤盖这样的印章：“鬻及借人为不孝。”既不能卖也不能外借，可见学者对书籍的珍视。徐北文先生在《藏书与借书》中请求“亲友莫怪”，他说，“对于书籍更应特意爱护，并非出于吝啬，而是求得良心的安适”。他把藏书最后都捐献给济南教育学院，就是最好的说明。先生一生读了多少书难以统计，他著作等身，学养丰厚，作品和人格都广受景仰，他成功的奥妙就在这书房的书籍中。

我向先生请教教育教学问题和有关历史问题，请教诗词及如何品评诗词，先生一和我聊了起来。临行先生还夸奖了我几句，并主动送我的著作：济南出版社出版，徐北文主编的《李清照全集评注》和《海岱小品》，并题字签名。又问我是否在《徐北文文集》上一起签名？我怕再打扰徐老，连忙说“可以了”。《徐北文文集》便没有签名，

我拜读并一直珍藏着。不久，我又去请教，先生和家人仍然热情地接待了我，鼓励我多读书、勤思考。“有问题可以来信交流嘛”，先生在我临行时嘱咐。先生有儒雅、温润、平和、兼容的性情，仰之弥高，和先生的一番请教（先生说“一番交流”），如沐春风。

听说，我在师专时的两位老师——讲授中国古典文学的汤仁贵老师和讲授现代汉语的何蕴秀老师，学者伉俪，家中书房除了南面是阳台、窗子外，其他三面都是书橱。书籍密集地堆积，大量的藏书，加上两位先生渊博的知识，给到访的学生以极大的好感。

我还到过山东大学袁世硕、谭好哲、王蝉等教授家中，看到了同样的书房：多个书橱，透过玻璃，整齐地码着众多的书籍，令人印象颇深。恐怕这就是我们所称的“书香人家”吧，而这样的书房令人羡慕。

当我搬到了宽敞明亮的新居，就先拣一间屋子作书房，特意和装修人员谈书房设计。我也是装修了靠墙的书橱，书橱有近一米的底橱，直到屋顶。书架上那些或新或旧的书，都有自己的故事。我没有学者的底蕴学养，但敬仰他们的学问人品，连同他们的书房，照猫画虎。只有拥有这样的书房，我才会心安理得、平心静虑，还可以提高阅读和写作效率，丰富生活。我现有书籍近四千册，书房装不下，又放入别的屋中。书不为巨，又少珍本，以文学类为主。有人问我家中书都读过吗，我自信地点头。书是读的，应为读而“摆”。我还不够勤奋，因为读过的书并不能深入思索，浅尝辄止，难得深入。书是读不完的，读书也只能有所选择。我觉得即使是真“摆”“显”也是不错的，总比家中无书的荒漠要好。因为家有书房可以营造一种氛围，时刻嗅到一种书香，有“香气”氤氲着，那是幸福的，自信的。有书籍，有书房，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一个人或是一家人。

许多人书房都有别致的名（雅）号，斋、轩、舍、楼等，还挂上匾额。我给书房起名“华屋”，即华山之畔书屋（还乡店）；以后搬家又起雅号“雪翁书舍”或“雪翁斋”，即雪翁（号）的书房。“雪”者，头已飘雪，雪之洁白，冰魂雪魄；又是雪山之下的小翁是也，雪山是山东大学附近的小山。

如果有文友来访，我会请到书房一叙，好像更能打开话匣子，“文”的味道会更足，更有亲切感。记得和一位淄博的朋友在书房谈得意甚浓，还拿出部分书和收藏品共欣赏，兴奋之余又去外面小酌，相约再叙。

记得当代作家有两位在书房挂着“煮书”的醒目横幅，一是女作家茹志鹃，另一是《铁道游击队》作者刘知侠。茹志鹃说：“书，光看是不行的，看个故事情节，等于囫圇吞枣，应该精读。然而还不够，进而要‘煮’。‘煮’是何等烂熟、透彻。”刘知侠在条幅上写了四个字“每日煮书”。他们都是真正意义上的书房的主人，书能“视通万里，思接千载”，惟书有色艳于西子，惟书有华秀于百卉。知堂老人把书房比作“琅嬛福地”，天帝藏书处，亦是读书人的福地。知堂老人的书房是不会给人看的，好像是自己的私密之地，而迥异于一些读书人。读书是寂寞孤独的，而这种寂寞孤独，只有读书人才会感到真正的舒适。

□苑广阔

【步履寻章】

说来惭愧，身在千里之外的城市谋生，扎根下来之后，回家反倒成了一件奢侈的事。一年到头，唯有趁着两个女儿寒暑假，才能匆匆归乡一两次，每次像一阵风似的来，又像一阵风似的走，连脚步都来不及放慢，更别说好好看看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。久而久之，我竟隐隐觉得，自己和家乡慢慢地隔了一层看不见的墙，那份血脉里的联结，也在岁月奔波里渐渐淡了。

父亲突发急病住院，打破了原本平淡的日子。弟弟工作缠身，没法长期守在病床前，而我的时间相对自由，便连夜赶回老家照顾老人。守在医院照料父亲，看着他慢慢好转、顺利出院，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了地。原本想着安顿好父亲就返程，爱人却再三劝我：“难得回去一趟，多住几天吧，孩子我能照顾，别总忙着赶路。”就这样，我索性留了下来，这一住，便是二十多天。

也正是这段悠长的时光，让我真切看清了那份与家乡的疏离。从前回家总是仓促，从未细品家乡的变化，如今慢下来走在村街上，才惊觉记忆里的老房子大半重建成了宽敞的新房，墙面白净，门窗崭新。迎面跑过的孩童，蹦蹦跳跳，眉眼鲜活，我一个都认不出，不知道是谁家的儿女，他们也只是好奇地瞥我一眼，便笑着跑开，全然不知我这个异乡模样的人，也曾在这条街上撒野奔跑。

我站在村头，看着熟悉又陌生的村落，心里暗暗地下定决心，要趁着这次久居，和家乡重新接上那段断了的线。

重建联结的方式，其实简单

与家乡重新『链接』

□翟智慧

【私房记忆】

“阳春三月麦苗鲜，童子携筐摘榆钱。”在我的老家，春天里即便不吃肉，也绝不能错过那口清甜的榆钱饭。

榆钱是榆树的种子，因外形薄圆，酷似古时钱币，便有了这个好听又吉利的名字。榆树生命力极强，耐寒耐旱，无论肥沃平原还是贫瘠山地，都能见到它挺拔的身影。春风回暖，榆树从冬日沉睡中苏醒，几日工夫，枝头便缀满嫩绿的榆钱，将整棵树都点亮了。

榆钱是春天的音符，是大自然最朴素的馈赠。它翠绿如玉，挂满枝头，随风轻摇，簌簌作响；风起时，满树榆钱如绿色雪花纷纷飘落，让人想起宋代孔平仲的诗句：“钱雪裁销个个圆，日斜风定稳如穿。凭谁细与东君说，买住青春费几钱。”

对农人们而言，榆钱更多是一口鲜香的吃食。一见榆钱压弯枝头，大家便忙着去“捋”——老家土话里，采摘榆钱不叫“采”，叫“捋”。我的童年里，榆钱一熟，和玩伴爬树捋榆钱便是最大的乐事。胆大的伙伴攀枝而上，身材矮小的我只能在树下仰望接应。即便如此，回家后我仍会兴致勃勃地向母亲吹嘘自己如何爬树、树有多高，说着说着竟也信以为真。母亲总是笑而不语，如今想来，她是在悄悄成全我那点小小的虚荣心。

榆钱不仅是童年的乐趣，更是餐桌上的春日佳肴。它吃法多样，每一种都藏着人们对春天的

又纯粹。一边是回望过去，拾起尘封的童年记忆，一遍遍重温那些刻在骨子里的旧时光；一边是接纳现在，主动认识那些陌生的面孔，补上这些年缺席的家乡烟火。

我沿着村路慢慢地走，从前坑坑洼洼的泥土小路，早已修成了平整的水泥路，雨天不再泥泞，晴天不再扬尘，走起来踏实又顺畅。可路两旁的田地依旧，一垄垄整齐排列，泛着春日的新绿；村口的水塘还在，溪水也依旧潺潺流淌。尤其是那方老水塘，几乎和几十年前一模一样，水面平静，岸边的老柳树依旧垂着枝条，风一吹，柳枝轻扫水面，漾开圈圈涟漪，瞬间把我拉回童年。

小时候，我和同龄的伙伴，总爱泡在这水塘边。夏天光着脚丫踩在岸边的软泥上，摸螺蛳、捉蜻蜓，偶尔偷偷下水摸小鱼，被长辈撞见了免不了挨一顿数落，可转头又凑在一起嬉笑打闹；秋天蹲在岸边捡落叶，看水塘里的倒影，说着没心没肺的童言童语。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，像水塘里的水，看似平淡，却藏着我纯粹的快乐，藏着家乡最温柔的模样。

随后的日子，我闲暇时便去街坊邻里家坐坐，陪长辈唠唠家常，问问这些年村里的变化，主动认识那些年轻的面孔，逗逗陌生的孩童。慢慢地，擦肩而过的陌生变成了点头问好的熟人，沉默的打量变成了暖心的寒暄。那份久违的归属感，一点点回到了心里。

原来家乡从没有真正远离，只是我走得太急，忘了回头。那些刻在血脉里的牵挂，藏在烟火里的温情，从来都没有消散。这场迟来的久居，让我重新握住了家乡的手，也终于明白，无论走多远，这片土地永远是游子心底最安稳的归宿。

欢喜与对生活的热爱。

一竹篮鲜榆钱背回家，母亲总会细心打理：摊在簸箕里挑去斑斑点点以及过老的榆钱，避免蒸出后发苦发黑；再用清水反复淘洗干净，沥干水分，随后便开启了榆钱的赏味之旅。

母亲最常做的是榆钱窝窝。蒸好的窝窝头软而筋道，满口清香，蘸上母亲调的蒜香辣汁，便是最地道春之味。蒸榆钱也十分家常：洗净的榆钱拌上面粉，上笼蒸熟，出锅后淋上蒜汁、香油和辣椒油，榆钱的鲜嫩混着面粉的醇厚，回味无穷。

榆钱煮粥别具风味，与大米同煮，粥色清亮、清香淡淡，温润又滋补；榆钱摊鸡蛋更是经典，金黄的鸡蛋裹着翠绿的榆钱，色泽鲜亮，营养又鲜香，仿佛把一整个春天的鲜美都盛进了盘中。

在那个物资不算丰足的年代，母亲总能把寻常食材变成满心欢喜的美味，让我们吃得满足，也让那段清苦岁月多了几分滋味。长大后在外求学，母亲会把榆钱冻进冰箱，等我回家再做给我吃；成家后，她更是托人从老家捎来新鲜榆钱，只为让我第一时间尝一口春天的鲜。

前些天，朋友送我一兜新鲜榆钱。摊开袋子，一串串嫩绿小巧的榆钱挤在一起，间或夹着几片新叶。我随手抓起一撮放进嘴里，淡淡甜香在唇齿间散开，关于榆钱、童年和老家的往事瞬间涌上心头。一把榆钱，恰如一把温柔的钥匙，打开尘封的记忆，让我再次寻回那些简单又珍贵的美好。

榆钱的赏味之旅